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三國文卷三十七

魏三十七

桓範

範字元則，沛國人。建安末入丞相府。文帝卽王位，爲羽林左監。明帝時歷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免，尋爲兗州刺史，轉冀州牧。不赴。正始中，拜大司農。坐曹爽誅，有世要論十二卷，集二卷。

兗州刺史謝表

喜于復見選擢，慙于不堪所職。悲于戀慕闕廷，三者交集，不知所
裁。御覽二百五十五引桓氏家傳

薦管寧表

臣聞殷湯聘伊尹于畎畝之中，周文進呂倫于渭水之濱，竊見東

完管盤，束修著行，少有令稱。州閭之名，亞故太尉華歆。遭亂浮海，遠客遼東。于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篤行足，呂厲俗。清風足，呂矯世。呂簞食，瓢飲過。于顏子，漏室蔽衣踰。于原憲，臣聞唐堯寵許由。虞舜禮支父，夏禹優伯成。文王養夷齊，及漢祖高四皓之名。屈命于商洛之野，史籍歎述。呂爲美談，陛下紹五帝之鴻烈，竝三王之邈軌。膺期受命，光昭百代。仍有優崇之禮于大夫管、盤，寵呂上卿之位。榮曰安車之稱，斯之爲美。當在魏興，流之無窮。明世之高士也。臣呂爲既加其大，不受其細。可重之曰玄纁，聘之殊禮矣。裁文類聚

七
三十

正使竈病不能乘養，不驛羈栖鳳拂范載之史。

北堂書抄三十三
案此條多誤字

無從
校正

薦徐宣

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呂策略爲先。分定之後，呂忠

義爲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
託後于周勃也古語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
賞厚竊見尙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御
作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
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

魏志徐宣傳長短經任
長御覽六百三十一

陳兵事

善行兵者因敵爲資故兵法從敵之意千里殺將如示其形開其
利路潛設神策使若響之應聲此爲江中之魚御虜索必可禽北堂書
書鈔一百三十三

百十六引桓範集
古人用兵者曰長擊短然吳舍舟涉陸此爲棄長用短也

北堂書
書鈔一百

與管寧書

鑿坏而處養德顯仁堯舜在上許由在下箕山之志于是復顯嚴

桓範集
十三引

平鄭真、未足論比。清聲遠播、頑鄙慕仰。思請見于蓬廬之側、承訓
誨于道德之門、厥塗無由、託思晏風。藝文類聚

三十七

世要論

謹案隋志法家世要論十二卷、魏大司農桓範撰、梁有二十卷、
亡、新唐志與隋同、舊唐志作代要論十卷、各書徵引、或稱政要
論、或稱桓範新書、或稱桓範世論、或稱桓公世論、或稱桓子、或
稱魏桓範、或稱桓範論、或稱桓範要集、互證之、知是一書、宋時
不著錄、羣書治要、載有政要論十四篇、據各書徵引、補改闕謬、
定爲一卷、範字元則、三國志附曹爽傳注、

爲君難

或曰、仲尼稱爲君難、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柄、用人之
才、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則受其功、治成則厚其福、
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穡棄也、理訟皋陶也、堯無事焉、而由之

聖治何爲君難邪曰此其所召爲難也夫日月光照于晝夜風雨
動潤于萬物陰陽代召生殺四時迭召成歲不見天事而猶貨之
者其所召運氣陶演協和施化皆天之爲也是召天萬物之覆君
萬物之靈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于澤者天召爲負召首之民有
不霑濡于惠者君召爲恥是召在上者體人君之大德懷恤下之
小心闡化立教必召其道發言則通四海行政則動萬物慮之于
心思之于內布之于天下正身子廟堂之上而化應于千里之外
雖莊纊塞耳隱屏而居照幽達情燭于宇宙動作周旋無事不慮
服一綵則念女功之勞御一穀則恤農夫之勤決不聽之獄則懼
刑之不中進一士之節則恐官之失賢賞毫釐之善必有所勸罰
纖芥之惡必有所沮使化若春風澤如時雨消凋汙之人移薄僞
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于上古之樸至德加于天下惠厚施于百姓
故民仰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此下有蓋

且佐治之臣歷世難遇、庸人眾而賢才寡、是故君人者不能皆

得稷契之幹、伊呂之輔、猶造父不能皆得驥驥之乘、追風之四

駒

驅也、御堤趨必煩轡銜、統庸臣必勞智慮、是臣人君其所臣濟輔

羣下均養大小審覈真僞、攷察變態、在于幽冥窈妙之中、割毫折

芒、纖微之間、非天下之至精、孰能盡于此哉、故臣有立小忠臣售

大不忠效小信臣成大不信、可不慮之、臣詐乎、臣有貌厲而內荏、

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臣虛乎、臣有害同儕臣專朝、塞下情臣

壅上、可不慮之、臣嫉乎、臣有進邪說臣亂是因侷然臣傷賢、可不

慮之、臣讒本誤作奸依長平、臣有因賞臣償償字依長恩、因罰臣

作本誤作佐依長威、可不慮之、臣奸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除、除

依長短經改謀事託公、而實俠長短經作俠私、可不慮之、臣欺乎、臣有

事左右目求進、託重臣自結、可不慮之、臣僞乎、臣有和同臣取

諧、苟合臣求進本作薦依長短經改、可不慮之、臣禍乎、臣有悅主

本作君依長短經改

意。臣求親悅主，言臣取容，可不慮之？臣佞乎？此九慮者，所臣防惡也。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臣直乎？臣有樸駛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臣質乎？臣有犯難，臣爲上。本誤伯士，依長短經改離謗，臣爲國，可不恕之？臣忠乎？臣有守正，臣逆眾意，執法而違私志。長短經作欲當誤可不恕之？臣公平，臣有不曲。長短經作屈已，臣求合，不耦世。臣取名。本作容，依長短經改可不恕之？臣貞乎？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臣難平，臣有孤特而執節。介本誤作分，依長短經改立而見毀，可不恕之？臣勤乎？此七恕者，所臣進善也。也字依長短經加接下之理。本有也字，依長短經改御臣之道，豈徒七恕九慮而已哉？羣書治要

臣不易

昔孔子言：「爲臣不易。」或人曰：「爲易。」言臣之事君，供職奉命，救身恭已，忠順而已，忠則獲寵安之福，順則無危辱之憂，曷爲不易哉？此言似易，論之甚難。夫君臣之接，臣愚奉智，不易；臣明事間，爲難；唯

呂賢事聖。呂聖事賢爲可。然賢聖相遭既稀。又周公之于成王。猶未能得。斯誠不易也。且父子呂恩親。君臣呂義固。恩有所爲虧。況義能無所爲缺哉。苟有虧缺。亦何容易。且夫事君者。竭忠義之道。

盡忠義之節。服勞辱之事。當危之難。句有脫誤疑作當危難之時。肝腦塗地。膏

液潤草。而不辭者。欲二字。當有誠。曰安上治民。宣化成德。使君爲一代

之聖明。已爲一世之良輔。輔千乘則念過管晏。佐天下則思醜稷。禹。豈爲七尺之軀。寵一官之貴。貪充家之祿。榮華鄙之觀哉。

當有是字

呂忠臣之事。主投命委身。期呂成功。立事便國利民。故不爲難易。變節安危革行也。然爲大臣者。或仍舊德。藉故勢。或見拔擢重任。其所已保寵成功。承上安下。則當遠威權之地。避嫌疑之分。知虧盈之數。達止足之義。動依典禮。事念忠篤。乃當匡上之行。諫主之非。獻可濟否。匪躬之故。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所謂大臣。曰道事君也。然當託于幽微。當行于隱密。使怨咎從己身。而眾善自君發。爲

羣寮之表式、作萬官之儀範、豈得偷樂容悅而已哉。然或爲邪臣所譖、幸臣所亂、聽一疑而不見信、事似然而不可釋、忠計詭而爲非善、事變而爲惡、罪結于天、無所禱、請激直言而無所訴。徒作激直而言無所深者、卽時伏劙、賜死、淺者、卽漸斥逐放棄、蓋比干龍逢所卽告、見害于飛廉惡來、孔子周公所卽見毀于管蔡季孫也、斯則大臣所目不易也、爲小臣者、得任則治其職、受事當有則字脩其業、思不出其位、慮不過其職、竭力致誠、忠信而已、然或困辱而不均、厭抑而失所、是曰賢者、或非其議、豫非其事、不著其陋、不嫌其卑、庶貫一言而利一事、然已至輕至微、至疏至賤、于萬乘之主、約已禮義之度、匡已行事之非、忤執政之臣、暴其所短、說合則裁、自若不當則離禍害、或計不欲人知、事不從人、豫而已、策謀適合、陳義偶同、當有思見斂于鄭、韓非受誅于秦、龐涓削孫臏之足、魏齊折應侯之脢、當有在上者或顯戮其身、已神其計、在下者或妬其人、而奪其策、蓋關

斯又孤宦小臣所召爲難也爲小臣者一當恪恭職司出內惟允
造膝詭辭執心審密忠上愛主媚不求奧竈而已若爲有脫誤苟若

此患爲外人所彈邪臣所嫉召職近而言易身親而見信奉公依

私之吏求害之召見直懷奸抱邪之臣欲除之召示忠言有若是
事有不然雖父子之間猶不能明況臣之于君而得之平故上官

毀屈平爰益譖鼃錯公孫排主父張湯陷嚴助夫數子者雖示純
德亦親近之臣所召爲難也爲外臣者盡力致死其義一也不召

遠而自外疏而自簡親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召興利除害安

危定亂雖避本朝之議詭常法之道陳之于主行之于身志于忠
上濟事憂公無私善否之間在己典主可也然患爲左右所輕重
貴臣所壅制或逆而毀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得成或成

而譖之使不得其所吳起見毀于魏李牧見殺于趙樂毅被讒于
燕章邯畏誅于秦斯又外臣所召爲危也此舉梗槩耳曲折纖妙

豈可得偏論之哉

釋書

治要連屬上篇、篇名當是治本。一篇也。

治要連屬上篇、篇名當是治本。別

夫治國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矣。天曰陰、陽成歲。人曰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爲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初學記二十節、算六百三十三無強字。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達專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當其德、祿必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則有勞者勸、無勞者慕。有愧文未之有也。凡國無常治、亦無常亂。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亂。後之國士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後之有也。而禹獨曰安、幽厲獨曰危。斯不易天地、異人民、欲與不欲也。吳坂之馬、庸夫統銜、則爲獎乘；伯樂執轡、卽爲良驥。非馬更異、牧民亦然也。故遇禹湯則爲貞民、遭桀紂則爲凶禍。治使然也、故善

治國者不尤斯民而罪諸已不責諸下而求諸身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長民治國之本在身故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若詹者可謂知治本矣

君舉書治要

政務

凡吏之于君民之于吏莫不聽其言而則其行故爲政之務務在正身身正于此而民應于彼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是曰葉公問政孔子對曰子帥已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爲政已正已爲先教禁爲次若君正于上則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則民不敢僻于野國無傾君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務務在節事事節于上則民有餘力于下下有餘力則無爭訟之有乎民當有民無爭訟則政無爲而治教不言而行矣

羣書治要

節欲

夫人生而有情、情發而爲欲。物見于外、情動于中、物之感人也無窮。而情之所欲也無極。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滅天理矣。夫欲至無極、已尋難窮之物。雖有聖賢之姿、鮮不衰敗。故脩身治國之要、莫大于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于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乎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土階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家給人足、國積饒而羣生遂。已呂衍文、仁義興而四海安。孔子曰：已約失之者鮮矣。且夫閉情無欲者、上也。弗心消除者、次之。昔帝舜藏黃金于嶰巖之山、抵珠玉于深川之底。及儀狄獻旨酒、而禹甘之。于是疏遠儀狄、純當作絕上旨酒。此能閉情于無欲者也。楚文王悅婦人而廢朝政、好獵獵而忘歸。于是放逐丹姬、斷殺如黃。及共王破陳、而得

夏姬其豔國色、王納之宮、從巫臣之諫、壞後垣而出之、此能拂心
消除之也、既不能閉情欲、能抑除之、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稱
聖、楚文用朝鄰國、恭王終謚爲恭也。羣書治要

詳刑

夫刑辟之作、所從來來字依御覽六百三十六加、尚矣、聖人曰治亂人曰亡、是
已古昔本作故古今、帝王莫不詳慎之者、已爲人命至重、一死不
生、一斷不屬故也、夫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也、是已後聖制法設
三槐之吏、肺石嘉石之訊、然猶復三赦、本誤作刑、依御覽改、僉曰可殺、然後
殺之罪本作罰、依御覽改、若有疑、卽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故苟詳則
死者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則災害不生、灾害不生、大平之治
也是已聖主用其刑也、詳而行之、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眾、
明刑至于無刑、善殺至于無殺、此之謂矣、夫閭亂之主、用刑彌繁、
而犯之者益多、而殺之者彌眾、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詳、

而行之不必也。不詳則罪不值，所罪不值則當死反生，不必則令有所歟。合有所病，則刑罰不齊矣。失此二者，雖日用五刑，而民猶輕犯之，故亂刑之刑，刑日生刑，惡殺之殺，殺日致殺，此之謂也。罪書治

兵要

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爭，分爭則羣，羣則智者爲之君長，君長立則兵興，兵所從來久矣。雖聖帝明王弗能廢也，但用之有道耳。故黃帝戰于阪泉，堯伐驩兜，舜征有苗，夏禹殷湯，周之文武，皆用師克伐，已取天下焉。御覽二百七十一

聖人之用兵也，將曰利物，不曰害物也。將曰救亡，非曰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已戰者，危事也。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曰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夫兵之要，在于修政。

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得民心之利，在于仁以愛之，義以理之也。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自致遠，臣民不附，湯武不能自立功，故兵之要在得眾，得眾者，善政之謂也。則字也，古本不重言得眾，依御覽二百七十一加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于內，則兵強于外也。敗也，用兵之勝，非陣之朝也。民心親附，素行豫依御覽加，歷觀古今，用兵之敗，非鼓之日也。民心離散，素行豫敗也。用兵之勝，非陣之朝也。民心親附，素行豫勝也。故法天之道，履地之德，盡人之和，君臣輯穆，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賞罰未施，消奸慝于未萌，折凶邪于殊俗。此帝者之兵也。德曰爲卒，威曰爲輔，修仁義之行，行愷悌之令，闢地殖穀，國富民豐，賞罰明約，誓信，民樂爲之死，將樂爲之亡，師不越境，旅不涉場，而敵人稽額，此王者之兵也。

篇名，雜書治要。

夫事之安危，實在于將。故曰：將不知兵，亡其主與敵，主不擇將，亡

其國與敵也。然擇將者不務求其策而先索其勇。不取于威嚴而用之于輕緩。此所謂棄本而要其末也。

昔霸王之戰，策貴神勝，故曰：上兵伐謀而戰勝也。吳起臨陣，雖効不持。項羽初學効，後學兵略，此勇難獨用，況無勇乎？

太公誓師，後至斬，故云：執桴鼓立軍門，有不可犯之危嚴。故能行其法，咸故能著其令。

今之擇將，宜參準往古之數說，于當時之法，得其壯而責任之所謂坐車上而御興驥，不勞而致千里者也。

古之論將者，言長于計策，則課曰將敵；言善于治軍，則攷曰政事；勇于奮擊，則責曰戰鬪。若無此三者，則不委之曰境外之任，付之曰安危之事。已上五條並御覽二百七十三

簡騎

夫騎者，軍之鋒銳也。臨敵則衝鋒陷堅，退則鶻下鷹擊，往必如電

發去必如風過

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十七

辨能

夫商鞅申韓之徒，其能也貴。尙誦詐、務行苛剋，廢禮義之教，任刑
名之數。不師古始，敗俗傷化。此廢禮下十九字依長短經適變加，則伊尹周邵之
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守法持術，此四字依長短經加，有可取焉。
逮至漢興，有此五字依長短經加，甯成郅都之之字依長短經加輩，放商韓之治，專
己殺伐。殺伐二字依長短經加，殘暴爲能，順人主之意，希旨而行，要時趨利，
敢行禍敗。此又商韓之罪人也。順入主下二十五字依長短經加，然其抑豪強，撫
孤弱。豪字孤字依長短經加，清己禁姦，此四字依長短經加，背私立公，尙有可取焉。至
于此二字本作其，長短經改晚世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
廢百姓之務，趣人間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苟辨，但使官無譴負之
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復是申韓甯郅之罪人也。而俗猶共言其
能，執政者選用不廢者何也？爲貴勢之所挾，人間之士所稱，聽聲

用名者眾察實審能者寡故使能否之分不定也夫定令長之能者守相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也然刺史之徒未必能攷論能否也未必能端平也或委任下吏聽浮游之譽或受其戚黨貴勢之託其整頓傳舍待望迎賓聽其請謁供其私求則行道之人言其能也治政已威嚴爲先行事務邀時取辦慚望上官之指敬順監司之教期會之命無有_文降身已接士之來違法已供其求欲人間之事無不循言說之談無不用則寄寓游行幅巾之士言其能也有此三者爲之談聽聲譽者之所已可惑能否之所已不定也

羣書
治要

尊嫡

凡光祖廟安宗廟傳國土利民人者在于立嗣繼世繼世之道莫重于尊嫡別庶也故聖人之制禮貴嫡異其服數殊其寵秩所已一羣下之望塞變爭之路杜邪防萌深根固本之慮歷觀前代后

妻賤而姪媵貴、太子卑而庶子尊、莫不爭亂。呂至危亡，是呂周有子帶之難。齊有無知之禍。晉有莊伯之患。衛有州吁之篡。故傳曰：端正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羣書治政

諫爭

夫諫爭者，所㠯納君于道。矯枉正非，救上之謬也。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于事。害于事，則危道也。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扶之道？莫過于諫矣。故子從命者，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是㠯闡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若託物已風喻，微生舊按云生疑言而不切，不切則不改。唯正諫直諫，可㠯補缺也。詩云：袞職有缺，仲山甫補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正諫者也。易曰：王臣簪簪。傳曰：諤諤四百五十七改木作憮憮，依御覽者昌。直諫者也。然則佛人之耳，逆人之意。此二句御覽在抑人之欲，下變人之情。抑人之欲，不爾不爲諫。初學記十八有争字也。雖有父子兄弟，猶用生怨隙焉。況臣于君，有天

壞之殊無親戚之屬。曰至賤于至貴。曰至稀間至親。何庸易邪。惡死亡而樂生存。恥困辱而樂榮寵。雖甚愚人猶知之也。況士君子乎。今正言直諫。則近死辱而遠榮寵。人情何好焉。此乃欲忠于主耳。夫不能諫。則君危。固諫。則身殆。賢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之殆。故蒙危辱之災。逆人主之鱗。及罪而弗避者。忠也。義也。深思諫士之事。知進諫之難矣。

羣書治要

決壅

夫人君爲左右所壅制。此有目而無見。有耳而無聞。積無聞見。必至亂正。故國有壅臣。禍速近鄰。人臣之欲壅其主者。無國無之。何也。利在于壅也。壅則擅寵于身。威權獨于己。此人臣日夜所禱。祝而本作而。召意改求也。人臣之壅其君。微妙工巧。見壅之時。不知也。率至亡敗。然後悔焉。爲人君之務。在于決壅。決壅之務。在于進下。進下之道。在于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皆得達焉。若此

則所聞見者廣、所聞見者廣、則雖欲求壅、弗得也。人主之好惡不可見于外也。所好惡見于外、則臣妾乘其所好惡、曰行壅制焉。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爲下餌。昔晉公好色、驪女乘色、曰壅之。吳王好廣地、太宰陳伐、曰壅之。桓公好味、易牙蒸首子、曰壅之。及薛公進美珥、呂勸立后、龍陽臨釣魚、行微巧之詐、曰壅制其主、沈寘無端、甚可畏矣。古今亡國多矣、皆由壅蔽于帷帳之內、沈溺于諂諛之言也。而秦二世獨甚。趙高見二世好淫游之樂、遺于政、因曰、帝王貴有天下者、貴得縱欲恣意、尊嚴若神、固可得聞而不可得制。高遂專權、欺罔本作內_{古意改}二世、見殺望夷、臨死乃知、見之禍悔復無及、豈不哀哉。

讖象

夫讖象之所作、所呂昭述勳德、思詠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興、非專下而作也。世欣之導舊校云、疑有誤字、實有勳績、惠利加

于百姓遺愛畱于民庶宜請于國富錄于史官載于竹帛上章君
將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而爲盈亡而爲
有此聖人之所疾庶幾之所恥也

羣書治要

銘誄

夫渝世富貴乘時要世爵昌賂至官昌賂成視常侍黃門賓客假
其氣勢昌致公卿牧守所在宰蒞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爲
臣無忠誠之行而有姦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罔上此乃繩墨之
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勳德高
邈伊周下陵管晏遠追豹產近踰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辭
後人相踵稱昌爲義外若讚善內爲已發上下相效競昌爲榮其
流之弊乃至于此歟曜當時疑誤後世罪莫大焉且夫賞生昌爵
祿榮死昌誄謚是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
子與君上俱用善惡無章得失無效豈不誤哉

羣書治要

序作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㠯爲法式。當時可行，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唯篇論倣儻之人，爲不朽耳。夫奮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譽于千載之後，㠯其覽之者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效，名作書論，浮辭談說，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尙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羣書治要

已下篇名皆缺

夫賞賜者，㠯悅下使瑕。

北堂書鈔

學者，人之脂粉也。

北堂書鈔八十三、十九

觴酌遲速，使用失意。

文選絕贊續客少年場行注

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

文選辨
命論注

責公者易，雖一賢少謬，執難者眾，雖九舜猶亂。

初學記九

夫賢愚之異，使若堯之與蕩，何得不知其然？若其堯之伯天下類是，而非是類賢而非賢。

長短經
知人

夫帝王之君，歷代相踵，莫不慕霸王之任賢，惡亡國之失士，然猶授任凶愚，破亡相屬，其故何哉？由取人不求合道，而求合己也。

長短經
短

桀紂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剝割人心腹，至乃叛逆眾多，卒用傾危者，此不用仁義爲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義者法之斷也。

長短經
政體

有君好臥，則刺其掌。御覽三百七十，又六百十一作有讀書倦而刺其掌，案荀子勸學篇有子惡臥而卒其自忍矣。可謂能掌，可謂能

水則有波，鈞則有磨。我欲更之，無如之何。言物動而靈已彰，形行

而迹已著

御覽八百三十四引桓

釣巨魚不使嬰兒輕豫。非不親力不堪也。

御覽八百三十四引桓

氣世論

案桓子新論

有此桓範
蓋承用之。

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曰禮錢，錢積如屋，封塗漆書。

御覽八百三十六、三百

學不勤則不知道，耕不力則不得穀。

御覽八百三十七

御覽八百三十七

御覽八百三十七

朝鮮之馬，被蠻隴鈔，能使其成驥驥者，習之故也。

御覽八百三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七終

全三國文卷三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三十八

繆襲

襲字熙伯，東海人。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主。至散騎常侍，轉尚書光祿勳。有列女傳贊一卷，集五卷。

喜霽賦

嗟四時之平分兮，何陰陽之不均。當夏至之旬萌兮，或旱乾。呂歷旬既，旣蕤麥之方登兮。登兮泊注潦，呂成川。忍下民之昏墮兮，棄嘉穀于中田。倬彼昊天兮，旁魄后土。育我黎苗兮，降之伊祉。旣垂曜于辰角兮，申勸之呂九屬。何災沴之無常兮，曾叅盛之弗顧。覽唐氏之洪流兮，悵侘傺。呂長懷日黃昏而不寐兮，思達曙。呂獨哀白日時其浩旭兮，雲滃勃而交回。雷隱隱而震其響兮，雨霖霖而又隕。祭

長雷之澤滂兮、若龍門之未開、賴我后之明聖兮、獨克躬而罪已、發一言而感靈兮、人靡食其何恃、咨天鑒之遄速兮、猶影響之未彰、屯玄雲召東徂兮、扇凱風召南翔、鳬蒼皎其呈色兮、羲和粲召揚光、農夫欣召斂川、田畯耕于封疆。初學記二
濟晴人

藉田賦

詔句芒使掌麻兮、赦羲仲召農期、儀晨祥而舉趾兮、樂田祖召幽詩、嘉載芟之于祿兮、美振古之如茲。初學記十四

靈旗蔚召壽算兮、雄戟偈召嵯峨、轡枉矢于狼弧兮、建黃鍼于瓠瓜。御覽三百三十九

許昌宮賦序

太和六年春、上旣躬耕帝藉、發趾乎千畝、召帥先萬國、乃命羣牧守相、述職班教、順陽宣化、烝黎允示、訓德歌功、觀事樂業、是歲甘露降、黃龍見、海內有克捷之師、方內有農穰之慶、農有餘粟、女有

餘布遺秋來，享殊俗內附。穆乎有太平之風。

御覽五百三十七

嘉夢賦

心灼爍其如陽，不識道之焉如。

文選流約別
范安成詩注

青龍賦

并序

蓋青龍者，火辰之精，木官之瑞。

裁文類聚
九十六

懿矣神龍，其知惟時。覽皇代之云，爲襲九泉。已潛處，當仁聖而覩儀。應令月之風律，照嘉祥之赫戲。敷華耀之珍體，耀文采。已陸離曠時代，已稀出。觀四靈而特奇，是已見之者驚駭。聞之者崩馳。觀夫仙龍之爲形也，蓋鴻洞輪碩，豐盈修長。容姿溫潤，蟠蜿成章。繁蛇虯螺，不可度量。遠而視之，若朝日之陽。邇而察之，象列缺之光。爚若鑿陽，和映瑤瓊。燭若望飛雲，曳旗旌。或蒙翠岱，或類流星。或如虹蜺之垂耀，或併紅蘭之芳榮。煥璘彬之瑰異，實皇家之休靈。奉陽春而介福，資乃國。已嘉祐。

初學記
三十

撰上仲長統昌言表

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于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閒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召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目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目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爲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尚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奸士愛奇聞統名啟召召爲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還復爲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召爲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魏志劉劭傳注案後漢書仲長統傳云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

表申語
楊當亦

奏對詔問外祖母服漢舊云何太和六年

後漢鄧太后新野君薨時安帝服縗百官素服安帝繼和帝後鄧
太后母卽爲外祖母也但太后臨朝安帝自蕃見援立故也又案
後漢壽張恭侯樊宏召光祿大夫薨宏卽光武之舅也親臨喪葬
準前代宜尙書侍中召下弔祭送葬通典人

奏改安世哥爲享神哥

安世哥本漢時哥名今詩哥非往詩之文則宜變改案周禮注云
安世樂猶周房中之樂也是召往昔議者召房中哥后妃之德所
召風天下正夫婦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之樂自魏國初建故侍
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詩專召思詠神靈及說神靈鑒享之意襲
後又依哥省讀漢安世哥詠亦說高張四縣神來燕享嘉薦令儀
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今思惟往者謂房中爲
后妃之哥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娛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詠
燕享無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召名其樂哥改安世哥曰

享神歌

宋書樂志一、又通典一百四十一

奏文昭皇后廟樂

文昭皇后廟置四縣之樂當銘顯其均奏次第依太祖廟之名號曰昭廟之具樂

宋書樂志一、通典一百四十七

樂舞議

周禮呂六律大同五聲人音六舞大合樂呂致鬼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

後魏書樂志

周存六代之樂故各有所用今樂制既亡唯承漢氏韶武魏承舜又周爲二王之統故文始大武武德武始大鈞可呂備四代之樂奏黃鍾舞文始呂禮天地奏太簇舞大武呂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呂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呂祀宗廟及二至祀丘澤于祭可兼舞四代又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呂祀天今可兼呂雲翹祀圓丘兼呂育命祀方澤配天地宜宮縣

如延年議

後魏書樂七志通典一百四十七
又編漢祭祀志冲注引末七句

處士君號謚議

元者一也首也氣之初也是呂周文演易曰冠四德仲尼作春秋
呂統三正又謚法曰行義悅人曰元尊仁貴德曰元處士君宜追
加謚號曰元皇

通典八
七

皇后銘旌議

自殷呂前復與銘旌皆書姓男名女字無書國者周之復天王稱
天子諸侯稱某甫秦漢皇帝皇后太后復書銘置之柩也舊禮書
銘皆不書國號后亦不書氏魏爲天下之號無所復別臣子所呂
稱魏故某侯某者皆呂自別耳明太后不宜復稱魏案左氏云天
王崩不言周

通典八
八

神芝贊

并序

青龍元年五月庚辰神芝產于長平之習陽許昌農中郎將蔣

充奉表曰聞其色丹紫其質光耀其長尺有八寸五分其本圍三寸有三分上別爲三幹分爲九枝散爲三十六莖圓則一寸九分葉徑二寸七分其幹委綏洪纖連屬有侶珊瑚之形其吐柯載葉祥明蠲絜攷圖案譟蓋美乎所同于前代者矣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生採食之則延年不終與真人同又神農氏論芝云山川雲雨五行四時陰陽晝夜之精呂生五色神芝皆爲聖王休祥焉自漢孝武顯宗世號隆盛而元封永平所紀神芝方斯蔑如也且其枝幹條莖本末相承乃協于天官之數非神明其孰能如此哉推其類象則蓂莢之植階庭蕙蒲之生庖廚視四靈矣乃詔御麻匱而藏之且盡其形遂召名園爲之贊曰

帝德允臻厥不難致煌煌神芝吐葩揚榮纏披其圓今握其形永章遐紀載之頌聲藝文類聚九十八御覽八百七十三九百八十六

夏祀昌蒸餅

御覽八百六十一

夏祀調和羹芼昌葵，秋祀調和羹芼昌韭。

書

一百四十四御覽八百六十
一九百七十七九百七十九

栗元

元爲散騎常侍，有集五卷。

譏許由

潛居默靜，隱于箕山，身在布衣，而輕天下。世人歸其高行，學者昌爲美談。夫際會之間，矯時所譽，至乃抽簪散髮，背時逆命，隱于山林之中，昌此自高，非昌勸智能之士，入通達之教，故譏而責之曰：太上貴德，其次立功，世殊時異，不得而同，故伯禹過門而不入，稷契刻節而奮庸，股肱帝室，作民王公，今子生聖明之世，得觀雍熙之治，則當據不朽之功，暢不羈之志，龍飛鳳起，修攝君司，佐天理物，幹成王事，若子昌堯爲閭主，則歷代載其功，昌民爲貪亂，則比

屋可封。若夫世濁時昏，上無賢君，忠臣不出，小人聚羣，卽當揆煩理亂，跨騰風雲，光顯時主，拔濟生民，何得偃蹇藏影，蔽身夫道，不虛行士，不徒生。生則幹時，爲國之楨，故伊尹干湯，周公相成，興治濟世，昌致太平，生有顯功，沒有美名，人生于世，貴能立功，何得逃位，矯世絕蹤，丹朱不肖，朝有四凶，堯放求賢，遜位于子，度才處分，不能則已，何所感激，臨河洗耳，山居巢處，執心不傾，辭君之祿，忘君之榮，居君之地，避君之庭，立身若此，非子之貞，欲言子智，則不仕聖，若欲言子高，則鳥獸同羣，無功可紀，無事可論。藝文類聚
三十六

弔夷齊文

少承洪烈，從戎于王，側聞先生，餓于首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岡，嗚呼哀哉，夫五德更運，天秩靡常，如有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德終于虞舜，禹祚殄于成湯，且夏后之末祀，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爲有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棄殷而餓死，何獨背周而深藏。

是識春香之爲馥而不知秋蘭之亦芳也所在誰路而子絕之首
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行周之道藏周之林讀周

之書彈周之琴飲周之水食周之芩口謗周之主謂周之淫是誣
聖之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異聖之心嗟乎二子何痛之深既
煩私三十七御覽五百九十六

辟靖

靖黃初初爲祕書監

朝日夕月論黃初二年正月乙亥

舊事朝日乙春分夕月乙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
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日多東昇齊書作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

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南齊書禮志上永元元
議云云猶請乃靖之

詁父見通典四十四

劉靖

靖字文達，沛國相人。揚州刺史劉馥子。黃初中爲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轉河內，遷尚書，封關內侯。出爲河南尹。召母喪去官。後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卒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

陳儒訓之本疏

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已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敎，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敎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已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紳陟，陳榮辱之路。其經明行脩者，則進之。昌崇德，荒敎廢業者，則退之。昌懲惡，舉善而敎，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昌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魏志劉馥傳，又宋書禮志，一通與五十三誤作劉馥。

荀閼

閼字仲茂，潁川潁陰人。漢尙書令或之兒子。爲太子文學掾。終黃門侍郎。

奏事

今吏初除有三通爵里刺條疏行狀。

御覽六百六
引魏名臣奏

賜溢議

古之諡紀功懲惡也。故有桓文靈厲之諡。今侯始封其已功美受爵土者雖無官位宜皆賜諡。已紀其功且旌奉法能全爵祿者也。其斬將搴旗已功受爵而身在本位類皆比列侯自關內侯已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諡所及皆可闕之。若列侯襲有官位比大夫已上其不益官理事則當宿衛中勤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諡其餘襲爵既無功勞官小善微皆不足錄。通典一百四尙書趙咨奏云云云荀閼議云云云

本作荀攸。疑誤攸爲黃門侍郎在漢靈帝少帝時趙咨爲尙書。在魏明帝時故知是荀閼也。後漢亦有趙咨傳不言爲尙書。

江衛

衛爵里未詳

與荀仲茂牋

舉國嗚嗚歎慕盈塗

文達沈約齊安
陸昭王碑文注

王基

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太和中擢中書侍郎遷安平太守免正始中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補安豐太守加討寇將軍嘉平中徵拜尚書出爲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正元初進封常樂亭侯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甘露中召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轉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又轉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景元二年卒贈司空諡曰景侯有新書五卷

上明帝疏諫盛脩宮室

臣聞古人呂水喻民曰。水所呂載舟亦所呂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呂先王居之呂約儉。俾不至于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呂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于未盡節力役于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呂應敵。久之則難呂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呂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于曩時矣。魏志王基傳

上疏請守便宜

今與賊家通典作與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干勢大損。諸軍竝據深溝高壘。眾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

魏志王基傳通
典一百五十八

奉詔停駐請進軍南頓議

儉等舉軍足已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眾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已副民望而停車高壘有侷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民人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

魏志王基傳

進據澠水復議

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有疆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已

積實資廣縣運軍糧甚非計也。

同上

被詔迎鄧由馳驛陳狀。

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

魏志王基傳注引司馬彪戰略

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趣平
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
方降廢盛農之務微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
數百里而值淋雨橋闌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
輜重士眾飢餓覆軍上邦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害春身沒不
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
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眾日求外利也得之未
足爲多失之傷損嚴重

魏志王基傳注引司馬彪戰略

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
短誠不及畱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

同上

薦劉毅于公府

毅方正亮直，挺然不羣。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僑仕平陽，爲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不雜。孝悌著于邦族，忠貞效于三魏。昔孫陽取驥驥于吳坂，秦穆拔百里于商旅。毅未遇知己，無所自呈。前已口白謹復申請。晉書劉毅傳

伐吳進趣之宜對

夫兵勤而無功，則威名折于外，財用窮于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已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已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已攻其內，精卒勁兵，已討其外，則夏口已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

之利未可必矣。魏志王基傳

戒司馬景王書

嘉平四年

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眾邪不生心靜則眾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敎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眾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

魏志王基傳

王武

武爵里未詳

上武略士表

幽州刺史王雄口口氣口長涉道蘋天性仁勇口毅有略約身儉已務養吏士能得人歡心謂當任爲大將也

書鈔未刪改本一百十五、案雄王渾父

孟達亦有薦王雄表見蘇林傳注

王象

象字羲伯，井州人。少孤，爲人牧羊，而私讀書。楊俊贖之，文帝受禪，拜散騎侍郎，遷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領祕書監。召救楊俊，不許。發病死，有集一卷。

薦楊俊

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已育物，篤實足，已勤眾。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繩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輶轂，熙帝之載。魏志楊俊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漢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八終

全三國文卷三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三十九

張就

就戊己校尉張恭子黃初中代恭爲校尉後爲金城太守

被拘執私與父恭疏

案事在建安十年閏

大人率厲敦煌忠義顯然豈呂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盍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呂椅之耳願不呂下流之愛使就有恨于黃壤也

魏志閏溫傳

張既

既字德容

見御覽三百八十
五引三輔決錄

黃初中爲雍州刺史又爲涼州刺

史封西鄉侯

表毋丘興

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毋巨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爲官效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爲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于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卒精兵，跋魯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靬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興皆安卹，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卽位，畱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魏志別上傳
注引魏名臣奏

荅文帝問蘇則

金城郡昔爲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凋殘，外媯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落，皆卹卹威恩，爲官效用，西平麴演等倡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

項領演卽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旣有卹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昌勸忠臣勵風俗也

魏志蘇則傳注引魏名臣奏

孟康

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黃初中爲散騎侍郎正始中出爲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嘉平末徙勃海太守入爲中書令轉中書監封廣陵亭侯有漢書音義若干卷老子注二卷

薦崔林

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義之士足爲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呂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

魏志崔林傳

李恩

恩黃初中爲郎中

麻議

呂太史天度與相覆校二年七月三年十一月望與天度日皆差異月蝕加時乃後天六時半非從三度之謂定爲後天過半日也

晉書
志中

程曉

曉字季明東郡東阿人衛尉昱之孫黃初中封列侯嘉平中爲

黃門侍郎後爲汝南太守有集二卷

案藝文類聚四有晉程曉詩或晉後辭後其人尚在

或別是一人也矣故

請罷校事官疏

周禮云設官分職呂爲民樞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于是竝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呂功九載攷

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于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于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眾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于筆端、不依科詔、獄成于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曰謹慎爲粗疏、曰認詞爲賢能、其治事、曰刻暴爲公嚴、曰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曰爲聲勢、內則聚羣奸、曰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于日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

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輶，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已充其職，申明科詔，已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已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奸，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已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已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于國，已禮義言之，尙傷大臣之心，況奸回暴露，而復不能，是袞闕不補，迷而不返也。魏志程昱傳

與傅玄書

文公詠周孔父述殷聲揚千古業垂後嗣

初學記十一

女典篇

丈夫百行，已功補過。婦人四教，已備爲成。婦德闕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工簡則織紝荒矣。是已禮有功，宮宗室之教，詩有牖下蕡藻之奠，然後家道諧允，儀表則見于內。若夫麗色妖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已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凡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亡。藝文類聚

畢軌

軌字昭先，東平人文帝時爲太子文學，出爲長史。明帝卽位，徵黃門郎，遷并州刺史。正始中，入爲冗從僕射，遷中護軍，轉侍中。尚書司隸校尉，坐曹爽誅。

薦辛毗表

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亮計略不及辛毗，宜已毗代思。御覽
出軍表

輒出軍，召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

魏志明帝紀。青龍元年，保塞鮮卑步度根與叛鮮卑，御此能私通并州刺

使舉軌表

何晏

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大將軍進孫。文帝時拜駙馬都尉。明帝時爲冗官。齊王卽位，進散騎侍郎，遷侍中，尋爲吏部尚書，封關內侯。坐曹爽誅，有論語集解十卷、老子道德論二卷、集十一卷。

景福殿賦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至于帝皇，遂重熙而累盛。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情。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蹈長世之善經。庶事既康，天秩孔明。故載祀二三，而國富刑清。歲三月，東巡狩至于許昌，望祠山川，攷時度方。存問高年，率民耕桑。越六月既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廪。大雨時行，三事九司，宏儒碩生，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

命之所平、惟岷越之不靜、寤征行之未寧、乃昌言曰、昔在蕭公暨
于孫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莫不曰爲不壯不麗、不足曰一民
而重威靈、不飾不美、不足曰訓、後而永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
世賴其英聲、且許昌者、乃大運之攸戾、圖讖之所旌、苟德義其如
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帝曰俞哉、玄輅旣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
儀是具、審量日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民、輯農功之暇豫、因東
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之祕殿、備皇居之制度、爾乃豐
廟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羅疏柱之汨汨、蕭坻鄂之鏘鏘、飛櫳
翼、召軒翥、反宇轍、召高驥、流羽毛之威蕤、垂環玭之琳琅、參旗九
旒、從風飄揚、皓皓旰旰、丹彩煌煌、故其華表則鎬鎬鑠鑠、赫奕章
灼、若日月之麗天也、其奧祕則藪蔽曖昧、髣髴遐概、若幽星之纏
連也、旣櫛比而櫛集、又宏樞曰豐敞、兼苞博落、不常一象、遠而望
之、若摛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羌瓊瑋璧

壯麗紛或其難分此其大較也若乃高甍崔嵬飛宇承霓懸
飄霧隨雲融泄鳥企山峙若翔若帶峨峨巒巒罔識所屆雖離朱
之至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晰也爾乃開南端之豁達張筭虞之輪
幽華鍾杌其高懸悍獸乞乞偃陳體洪剛之猛毅聲訇破其若震
爰有遐狄鎔質輪菌坐高門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芸若充庭槐
楓被宸綏亘萬年粹以紫榛或以嘉名取寵或以美材見珍結齋
商秋敷華青春藹藹萋萋馥馥芬芬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
上奇桁梧複疊勢合形離艳如宛虹赫如奔螭南距陽榮北極幽
崖任重道遠厥庸孔多于是列渠形之繡桷垂琬琰之文璫蟠若
神龍之升降灼若明月之流光爰有禁撾勒分翼張承以陽馬接
召員方班明賦白疏密有章飛柳鳥踊雙轍是荷赴險凌虛獵捷
相加皎皎白閒離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燧烈若鈎星在漢煥
若雲梁承天驕徒增錯轉縣成郛茄磬倒植吐被芙蓉練以藻井

編已綷疏紅葩翠蘂丹綺離婁茜苔絕翕纖縷紛敷繁飾累巧不可勝書于是蘭栢積重寢數矩設櫻櫨各落已相承樂拱天驕而交結金榼齊列玉舄承跋青瑣銀鋪是爲閨闥雙枚既脩重樽乃飭槐柏緣邊周流四極侯衛之班藩服之職溫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西偏開建陽則朱炎豔啟金光則清風臻故冬不淒寒夏無炎燄鈞調中適可已永年墉垣碭基其光昭昭周制白盛今也惟縹落帶金釭此焉二等明珠翠羽往往而在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爲命共工使作績明五采之彰施圖象古昔已當箴規椒房之列是準是儀觀虞姬之容止知治國之佞臣見姜后之解珮寤前世之所遵賢鍾離之謫言懿楚樊之退身嘉班妾之辭輦偉孟母之擇鄰故將廣智必先多聞多聞多雜眩眞不眩焉在乎擇人故將立德必先近仁欲此禮之不讐是已盡乎行道之先民朝觀夕覽何與書紳若乃階除連延蘿曼雲征櫺檻邵張鉤

錯矩成桷類騰蛇摺併瓊英如螭之蟠如蚪之停玄軒交登光藻
昭明騶虞承獻素質仁形彰天瑞之休顯昭遠戎之來庭陰堂承
北方軒九戶右个清宴西東其宇連昌永靈安昌臨圃遂及百子
後宮攸處處之斯何窈窕淑女思齊微音聿求多祐其祐伊何宜
爾子孫克明克哲克聰克敏永錫難老兆民賴止于南則有承光
前殿賦政之宮納賢用能詢道求中疆理宇宙甄陶國風雲行雨
施品物咸融其西則有左城右平講肄之場二六對陳殿翼相當
僻脫承便蓋象戎兵察解言歸譬諸政刑將昌行令豈唯娛情鎮
昌崇臺實曰永始復閣重闢猖狂是俟京庾之儲無物不有不虞
之戒于是焉取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清露瀼瀼涼
水浩浩樹昌嘉木植昌方草悠悠玄魚唯唯白鳥沈浮翶翔樂我
皇道若乃蛟龍灌注溝洫交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望樓鷗鷺瀨
嚴鯁岫豐侔淮海富賑山丘叢集委積焉可殫籌雖咸池之壯觀

夫何足已比離于是碣曰高昌崇觀表曰建城峻廬岩堦岑立崔嵬巒居飛閣千雲浮階乘虛遙目九野遠覽長圖頗眺三市孰有誰無覩農人之耘耔亮稼穡之艱難惟饗年之豐寡思無逸之所歎感物眾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惟天德之不易懼世俗之難知觀器械之良窳察俗化之誠僞瞻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亦所曰省風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屯坊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辛壬癸甲爲之名秩房室齊均堂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忘術惟工匠之多端固萬變之不窮物無難而不知乃與造化乎比隆離天地曰開基竝列宿而作制制無細而不協于規景作無微而不違于水臬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離背別趣駢田胥附縱橫踰延各有攸注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斲旣窮巧于規摹何彩章之未殫爾乃文曰朱綠飾曰碧丹點曰銀黃爍曰琅玕光明熠爚文彩璘班清風萃而成響

朝日曜而增鮮，雖岷崐之靈宮，將何㠯乎侈旃。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是㠯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莫不優游㠯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治。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然而聖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㠯自悟。招中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絕流遁之繁禮，反民情于太素。故能翔岐陽之鳴鳳，納虞氏之白環。蒼龍覲于陂塘，龜書出于河源。醴泉涌于池圃，靈芝生于丘園。總神靈之貺祐，集華夏之至歡。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文選

奏請大臣侍從游幸

御覽四百五十七
題作表
諫齊王

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

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閭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穠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攷其昏明，所積必然。故聖賢諄諄曰：「至慮舜戒禹曰：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已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魏志齊王芳紀

祀五郊六宗及厲廟議

月令季春，礮攘大饑，非所已祀皇天也。夫天道不誦，不貳共命，若之何攘？之國有大故，可祈于南郊，至于祈禳，自宜止于山川百物而已。通典十五

明帝謚議

案外內羣寮議宜曰「明餘所執難各不同」，舊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傳曰「善鈞從眾，今稱明者可謂眾也」。書鈔未改本九十四謚篇

與夏侯太初難蔣濟叔嫂無服論

夫嫂叔宜服誠自有形然小功章娣姒婦爲嫂叔文則恐未是也禮之正名母婦異義今取弟于姒婦之句已爲夫之昆弟雖省文互體恐未有及此者也凡男女之相服也非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卑之敬受重之報今嫂叔同班竝列無父子之降則非所謂尊卑也他族之女則非所謂骨肉也是已古人謂之無名者豈謂其無嫂叔之字或無所與爲體也夫有名者皆禮與至尊爲體而交與正名同接也有其體有其交故已其名名之故服之可也苟無斷義其服焉依夫嫂叔之交有男女之別故絕其親授禁其通問家人之中男女宜別未有若嫂叔之至者也彼無尊卑之至敬故交接不可不疏彼無骨肉之不殊故交疏而無服情亦微矣通典九十二

韓白論

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對開闢所希有也何者爲勝也或曰自起

爲秦將攻城略地功多不可勝數所向無敵前史呂爲出奇無窮
欲窺滄海白起爲勝若夫韓信斷幡呂覆軍拔旗呂流血其呂取
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之破趙軍詐奔而斷
其糧道取勝之術皆此類也所謂可奇于不奇之閒矣安得比其
奇之又奇者哉

青銅一百五十五戰文類聚
五十九御覽二百七十三

白起論

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阨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呂重
得志矣向使眾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況于四
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顛仆山歸秦之眾骸積成
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守不乎是爲雖能裁四
十萬之命而適足已彊天下之戰欲呂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
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復
合馬服重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爲後

日乎其所亡終不敢復加兵于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袒患諸
侯之挾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亡遠智也
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亡上者皆荷戟而向趙
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于河內大亡秦之彊而十五亡上死傷過
半者此謂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
豫其論者則秦眾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
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爲害禍大于劇戰也

史記白起傳集解

冀州論

略言春秋自來可亡海內比而校也恭謹有禮莫賢乎趙襄仁德
忠義莫賢乎趙盾納諫服義莫賢乎韓起決危定國莫賢乎狐偃
勇謀經國莫賢乎魏絳達讎爲主莫賢乎祈奚延譽先生莫賢乎
張老明智識物莫賢乎趙武清直篤義莫賢乎叔向聰明肅恭莫

賢乎羊舌職守信不移，莫賢乎荀息見利思義。莫賢乎中行穆子保國，杜君莫賢乎先軫。書法不諱，莫賢乎董狐。分詔和戎，莫賢乎鄒克。流放能顯，莫賢乎冀缺。拔幽進滯，莫賢乎白季。守義死節，莫賢乎樂毅。恭子抗言不屈，莫賢乎師曠。放而益顯，莫賢乎狼瞫。儒雅博通，莫賢乎董仲舒。體恭篤敬，莫賢乎石奮。才兼文武，千金不入私門，莫賢乎竇嬰。明君顯賢，莫賢乎明叔。證主知分，莫賢乎貫高忠義。正直莫賢乎鮑子都。謇諤忠諫，莫賢乎王宏。御覽四百四十七

九州論

冀州北接燕代

初學記八

清河縫總，房子好繩。

御覽八百十八

安平好棗，中山好栗，魏郡好杏，河內好稻，真定好黎，共汲好漆。

藝文類聚八十六八十七御覽七百六十六九百六十九大觀本草二十二

無爲論

天地萬物皆曰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成者也。陰陽恃已化生、萬物恃已成形。賢者恃已成德、不肖恃已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

晉書王衍傳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云云。

无名論

爲民所譽則有名者也、无譽、无名者也。若夫聖人名无名、譽无譽、謂无名爲道、无譽爲大、則夫无名者可曰言有名矣、无譽者可曰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于无所有、故皆有所矣。而于有所之中、當與无所有相從、而與夫所有者不同。同類无遠而相應、異類无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已物類、自相求從。夏曰爲陽、而夕夜遼與冬日共爲陰；冬日爲陰、而朝露遠與夏日同爲陽、皆異于近而同于遠也。詳此異同、而後无名之論可知矣。凡所已至于此者、何哉？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所矣。然猶謂之道者、已其能復用无所。

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召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召自然運聖人召自然用自然而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彊爲之名仲尼稱堯蕩蕩无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彊爲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无能名焉者邪夫惟无名故可得徧召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唯此足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嶧而謂元氣不浩芒者也

列子仲尼篇注

論語集解敘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于魯論琅琊王卿及膠東唐生昌邑中尉王吉皆召敎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召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于魯論二

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已爲一篇有兩子張凡
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
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
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
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爲之注近故司空
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
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
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
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
臣曹羲侍中臣荀顥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唐后經論語

瑞頌

若稽古帝魏武濬哲欽明文思罄民生之後德懿前烈之極休先
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聿迪明命肇啟皇基夫居高聽卑乾

之紀也。靡德不酬，坤之理也。故靈符頻繁，眾瑞仍章。通政辰修，玉燭告祥。和風播烈，景星揚光。應龍遊于華澤，鳳鳥鳴于高岡。麒麟依于園籍，彪虎類于坰疆。鹿之慶慶，載素其色。雉之朝雊，亦白其服。交交黃鳥，信我中雷。鯀鯀嘉苗，吐穎田疇。藝文類聚九十八

研猛獸刀銘

徒搏不兵，作戒宣巨。用造斯器，螭獸是剗。制禽允良，昏明竇時。永釐厥後，蠲民之災。藝文類聚六十，又初學記二十二引斬虎刀銘云：用造斯器，螭虎是斬。類聚避諱，改虎爲猛獸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歸善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九終